

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

建立交換關係啓事

敬啟者：我們因設備不週，時感參考資料缺乏之困難。為此，謹向各兄弟區報社、書店、文化團體以及各界人士，徵求各種書報雜誌。如蒙惠贈，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，等量奉酬，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，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。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目錄

大柳莊記事	古北(一)
窟窿岩	王前(二六)
掩護	會克(五七)
蘇科之死	吳象(七四)
砲	培時(八二)

大柳莊記事

古北

大柳莊，有家姓韓的，叫韓小拴，小拴家很窮。日本來的那年，他叫日本吓死了，家裏就剩下小拴、小拴娘、小拴女人。小拴這孩子很有出息，從小老實，不貪玩。每日跟爹學編籃子，爹死了，他就每日編籃，趕集，糶點糧食，養活家裏，雖是兵慌馬亂的年月，柴米很貴，可是娘和女人，在家給人家做點針線，賺兩個填補填補家裏。清苦日子，也還過得去。

小拴女人叫葵花，和小拴同歲，這年正二十，人材長的很好，鄰近三五十里邊找不着第二個。有一回，劉家屯唱大戲，來了個名角，唱小旦的，這小旦唱的又好，長的又俊，他一出台，戲場裏那些年青人就安靜了，瞪着眼，看他的漂亮，看的三天不吃飯，他們也願意看。可是有一回，這小旦正唱着，小拴扛着板凳，領着葵花來了。葵花一進

廟，人都不看戲了，都把眼睛偷偷看葵花。有些人就說：

「哎呀！這女人比小旦強多了！」

有的就在台下笑話小旦：

「小旦，你看看人家這女人吧，你還不快些回去，再打扮打扮再出來？」

葵花的漂亮，村裏年青的誰也眼熱。葵花人長的好，心也好，老實的很，雖小拴家窮苦，可是她也不嫌，每日守着小拴，和小拴親的要命。

因此村裏那些年青的，就說開了：

「小拴窮是窮，命裏可攏着了一個好媳婦。」

這個說：

「要是我是小拴，看多好！」

那個說：

「要是我是小拴，看多麼好！」

有的就說：

「唉！你們不用眼紅嘆，這年景，憑他那家境，還能養住了？」

湊好，大柳莊，有家財主，叫石明德，這家在村也稱得頭戶，這裏是敵佔區，石明德在城裏警察所當個巡官，自他當了巡官，在村裏就更添了一層厲害，是人不敢惹。他家有個浪蕩子，叫金保，這年也二十了，富家子弟，自來嬌養，金保這孩子，從小沒人管教，每日在村，仗勢欺人，討點小便宜。大了，黑夜就偷人家的大閨女。人碰見了，也不敢把他怎麼樣。不知怎麼，他把小拴女人葵花看上了，就成天上小拴家去玩。

頭兩回去，小拴和他娘，以為是財主家孩子來了，就讓坐，端水，後來金保在葵花跟前做出些不規矩的事來，小拴和他娘就不理他了，見他來了，就害怕，就使眼瞅着他。有一回，金保來，小拴和他娘不在家，只剩葵花獨自在炕上納鞋底，他就和葵花坐的最近的，問葵花這，問葵花那，葵花就把臉朝裏，低着頭生氣，不理他。見他問的着急了，嘴裏就沒給他句好話：

「看看你這個人，俺家沒人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心裏就罵：

「天底下，還有這種血種，連個好歹也覺不出來！」

看看沒人，金保就喜皮笑臉伸手把葵花搬過來，說：

「好葵花來，你的架子這麼大！」廚摸葵花的奶。

葵花就大聲喊開了：

「金保你這是幹什麼？俺家沒人……」。把他一甩，就哭着出來了，在街上碰見了小拴，葵花就把臉對着牆哭道：

「把我自己攔在家裏，畜牲金保來欺負人……。」

小拴長出了一口氣，說：回去說吧。趕他們回去，金保已經走了。葵花把剛才的事，說了一遍，小拴也沒辦法，只好兩口哭了一回。

金保不說這個，還是得空就去，就像一塊吸鐵石，把他吸住了，有時捏捏葵花的胳膊，有時摸摸葵花的腰，就是小拴在跟前，也只得看着，兩口哭，他娘也對着鄰家哭。日子長了，他娘見金保來了，就使個眼色，叫葵花生上鄰家去躲躲，葵花到了鄰家，金保也跑到鄰家，後來鄰家怕惹事，也不叫葵花去了。

有一回，金保又來，捏葵花的腿，葵花沒處躲，就哭起來，這會子可把小拴娘氣壞了，就對着金保說道：

「金保你也是大家人家出身，誰家沒個大男小女，你怎麼這麼糟踢人；你也一二十了，你看看你做的事，還像個人也不？往後，你沒事，別上俺家來！」

金保正笑着，見他說這話，就把臉一吊，眼一瞪說道：

「你這老婆怎麼罵開了人，你的家？把日本人叫了來，你的命還是日本的哩！」順

嘴就把小拴娘罵了一頓，小拴回來了，見金保太佔霸道，火實在壓不住，就頂了金保幾句。金保才在心裏就恨死小拴，嫌小拴是葵花男人，量着打了他也是白打，就乘勢把小拴打了兩下揚長走了。

小拴哭着對他娘說：

「娘，等你再來了我殺了他，咱起來走了，不在這裏。」
他娘哭着勸孩子，不敢，這年景，在這地方，咱惹不了人家。

三

過了一個月，金保憑他爹，在城裏找了一個小事。幹了個警備隊的小隊長，這一來，金保就更厲害了，每日在村裏胡作亂爲，村子就是他的，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村裏也不敢惹他。

起先，他上葵花家去，只是玩玩葵花，這工夫，幹了事了，就乾脆把葵花霸佔了，每日在葵花家明舖夜蓋（註一），氣的小拴成天不在家。只回來吃吃飯，就到山裏砍條子去，躲了這事，眼不見，不傷心。

有一回，葵花哭着對小拴說：

「你看這叫我還怎麼活！想跑也沒處跑！」

小拴看着女人，痛心極了，沒話說。只是睜着眼，撲撒撲撒落淚。

葵花又嗚咽道：

『不是爲了你，我早就不在世上了！』

小拴說：

『不定那一回，我非把他殺了不行。』

這時小拴娘，看着媳婦，看着兒，叫金保害的沒辦法過，心裏早不覺是什麼滋味了，只會向老天禱告：『老天爺，睜睜眼吧，趕快把那賊子劈了！』

到後來，金保覺着，成天在人家明舖夜蓋也不算話，不勝趁早把葵花說過來當了小吧，弄在自己手裏，誰也見不上，就完全成了自己的了。要這樣辦，非把小拴殺了不行。因此就盤算第二天殺小拴，說他是個八路軍探子，殺的也明白。把他殺了，一來省了拌拌拉拉，二來也叫葵花死了心，除了過後的禍害。

可是金保這傢伙，嘴不穩。心裏一有點事，光想對人說說，在嘴裏藏不住。三說兩說，不知怎麼，這話叫樹子知道了（他光知道要殺小拴，不知爲什麼殺），樹子從小和小拴相好，他就趕快悄悄溜到小拴家，對小拴說這話：

『小拴哥，可了不得了，你還不趕緊走吧，金保那賊說明天要殺你來！』

連夜，小拴娘，小拴女人，就趕緊給小拴打點了一個小包，包了兩件衣服，兩雙襪

子，兩隻鞋，借了點盤費，打發小拴起身。

「剛幾、天黑的很，冷的很，小拴娘，小拴女人，悄悄送小拴，在莊頭上站住，小拴娘哭着給孩子理了理衣裳，看着孩子要走了，傷心的說：

『孩子，出去逃個活命吧。不管走到那裏，把信給娘捎回來。出去別掛心家裏，家裏的事你就放心。』

小拴心裏太難過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只迎着西風落淚。過了一會，才說：

『娘，我給你把信捎回來，你在家就和她熬着過吧！』

又轉過臉對葵花說：

『咱娘看看年紀也老了，我走了，你在家好好孝順咱娘，過後一日我回來了，我好給咱報仇！』

葵花嗚咽道：

『你走吧，家裏沒法留你，山南海北由你去，你放心，我在家孝順娘，我死了，也守你。』

西風刮得很緊，凍的站不住腳，小拴怕她們凍着，就催她們回去。這會她們那裏肯回去？那裏還知道冷？只得多站一會。小拴臨走時，葵花不由的哭道：

『把信捎回來，我好知道你那裏。』

小拴說：

「你放心，話都記在心裏。快和娘回去吧。風大的很。」說罷就洒淚走了。等小栓走遠了，她才和婆婆轉身擦着淚回來。

第二天，金保果真派了兩個人。來抓小栓。那裏能抓到小栓？小栓早就走遠了，不見影了，那裏去了？沒人知道。

第三天，金保聽人說小栓前兩天就吓跑了，他們說：「要走就走遠了，他不敢在近處站。」

金保說：

「這也好，能不回來了，也省了這宗麻煩。」

當日就託本村孫二忙上葵花家去說葵花。孫二忙雖覺這事不大合適，一來葵花是有夫之婦，二來明知葵花也實在不願見金保。可是金保來說，不是旁人，那還敢說不去的道理，再加上原來這孫二忙，就是見了財主比爹還親的秉性，恨不得有錢有勢的人使喚他，當日孫二忙就硬着頭皮去了。來到葵花門上，進門一看，荷花正在哭啼，鼻子一把淚，一把，實實傷心，這工夫，花正在想自己男人哩，小栓娘見二忙來了，就連忙讓坐，問道：

「一年四季，就不見你上上俺這個門，今日怎麼來了？」

孫二忙一看這情勢，試了幾試沒好意思說出來意，只好隨意問問這時節日子過的可好；兒媳婦爲什麼哭，本來小拴娘，就急的要命，光想找個人說說，見這一問，就開了頭了。一說說了半天，說她命好苦，老了老了還遇着這年景。把金保糟蹋兒媳婦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就哭道：

「這不是孩子也走了，媳婦子也成天飯不吃，水不喝，說她活不下去了。你大叔，你也知道金保快把咱害死了！」

二忙聽這話和自己心思完全不投，實在不願聽，好歹挨了一會，看着小拴娘的話還沒完的意思，就說留着明天再說吧，他還有事來，小拴娘就哭着把二忙送出大門。二忙一肚子氣回來了，回來對金保說：

「少掌櫃，我看這事不成，葵花目下正哭的要命，說不活了。」

金保一聽，臉紅了一下，就說：

「不管怎麼着，這事就要難爲你了，俗話說：天上無雲不下雨，地下無人事不成，腿跑到，話說到，沒有不成的道理！你再去吧！」

孫二忙又去了。這回葵花不在家，他看着這會子，小拴娘的心緒比前稍好了一點，就試試探探把這話提了，小拴娘一見他提這話，照臉就吐了他一口，劈頭劈臉罵了他一頓，罵的孫二忙出不得門來。後來好歹退出門，在路上想道：明知道這頓罵是現成的。挨

了罵，回去還不能對金保說，一來怕金保看不起自己，不裝光。二來也不討金保心裏的歡喜。就回來硬笑着對金保說：

「這一回我看有門，我看少掌櫃命裏就該攬着這個好媳婦來！」

金保聽了，信以為真，立刻心裏就覺着，葵花已經在他家裏了，嘴早笑的閉不起來，說道：

「二忙亂費你的心，這事成了我殺個豬來謝好你！」每日就躡孫二忙去說，二忙雖滿口應承，可是並不敢再上小拴的門，只在隣家坐坐說說別的。回來對金保回好消息，金保高興了幾天，後來叫金保知道，原來這時節，孫二忙才是說的些慌話，可把金保氣壞了，就把二忙傳來，大罵了一頓，說要扣起他來，孫二忙，再三禱告，才把他饒了。

事情越攔，金保越着急。越看葵花，眼裏越熱。

不看日月，葵花不愁，越看日月，花光想死了。

過了幾天，金保覺着別人去說，不算話，不勝親自下手來的快，就想了個好辦法，對葵花說：

「葵花：小拴早就死了，叫人家日本弄住，竄了井了，我早就聽說沒敢告訴你，怕你傷心，日月長了，不說也不好，說了，你還年青，再找自己門路。……你要跟了我，你就算上了天堂了，享啥福也有，吃的穿的，比小拴家強一百成也多。我這是疼你，看你

可憐，才這麼做。」

葵花心裏酸的要命，只在嘴唇上冷冷道：

「小強死不了，他多會也不會死，我死了也守着他，留着你那天堂吧，俺死了也不去，俺生來命苦，叫苦着，俺不享你那福。省了你的心，俺不用你心疼，不用你可憐。」話到這裏，葵花的下嘴唇和嘴角戰抖着，下了淚。過了一會，洗了一把鼻涕，又狠狠給了他一句：

「你還沒把俺害死！」

這一說，說的金保的臉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坐不是，走不是。

五

當日，金保家來了一個警備隊的朋友，這人叫吳勝，他早就聽說金保和葵花的關係。他來找着金保就問金保：

「金保，我看你越混越強了，聽說你把葵花混上了？」

金保臉一紅說：

「大哥，那裏有影的事！」

吳勝心裏有底，他很明白，金保在葵花手裏討得的沒臉笑話，就故意說，葵花的奸

處。他說葵花長的是再不能了，在天底下再找不着第二個。人脾氣又好，又年青，要是這一輩子混上葵花這女人，就是死了，三輩子不轉人，也不冤枉，越說，他看着金保的臉上越難看，好像心裏越難受，越難受，他就越說的高興。

正說着，呼呼隆隆又來一夥朋友，有警察所裏的，有警備隊裏的，也有翻譯官，哄哄了一陣，就又說起葵花，有的就說：

「金保，我來爲你賀禧了，聽說老兄來了紅運，混上了個好媳婦，叫葵花？」

金保臉又一紅，沒說話，臉上却表現出：「噫！就是，看我混上了好女人！」

有的就逗金保說：

「金保的本事雖不小，可是這一盤好現成菜，害怕你吃不上噢！」

有的說：

「金保，你要能把葵花娶到手，我輸你一個頭！」

話到這裏，金保心一動，笑着拍棹道：

「好了，你們就看看我金保的本事吧！」

第二天，大柳莊就有了一個傳說：說是小拴真的死了，金保眼下就要辦一花當小，說是葵花心裏也滿願意。

這原是金保放出的風，他也一邊作另一件事，就是成天忙着叫人去勸葵花，說是初十是好日，初十請過關。要說不然的話，就說，誰也把她搶得來。

葵花一聽說這話。說金保要搶她當小，頭上就像挨了一棒，轟的一聲，暈過去了，模糊覺着像被人捉住了，又像被壓到獄裏，跑不了，一會又覺着，被人解着上殺場，一會又覺着紮了個翅子飛了，誰也夠不着了，可是當她醒來的時候，婆婆正在她身上扒着，早已哭成了個淚人兒，眼淚把她的脖子、頭髮也洗完了。

從此，葵花就整天光知道哭，飯不吃，水不喝，覺也不睡。說：『娘我不願意，娘把我藏起來吧。』想小拴。盼望小拴趕快捎信回來，好去找他。

初七這天，金保往四方下了請帖，把菜、肉、碗，一切傢具都準備現成，光等初十辦事了，可是，初八這一天葵花就瘋了。

到了初十，金保的親戚朋友都拿着禮來恭禧，進門一看，不像辦事的樣子，一問，才是說女的不願意急瘋了，事辦不成了。有的就捧着肚子大笑，有的就在鼻子裏笑，有的就連眼眉上也笑，笑了半天，只好把禮物攔下回去。

六

葵花一瘋，兩天光景，鄰近村裏，便都知道了，都傳說：大柳莊那個好媳婦瘋了，大家都來看瘋子。

葵花這時候，就被卸散髮，臉上又是血，又是土，敞着懷，露着雪白的奶頭，把褲

腿挽到大腿上，繞街跑，又喊又叫，又哭又笑，嘴裏銜着一縷頭髮，攆着小孩玩。稍爲大一點的孩子，跟一大羣，拿土塊打她，拿高粱桿探着敲她，逗她取笑。攏着瘋婆子，唱一個。老人看見了，就把自己孩子罵回去。罵道：

『你要死了！你不怕傷天理？你的心是石頭的？』

這時候，葵花看見什麼都不一樣了，看見什麼都是新的，生的，不認識。也看着什麼都是老的，舊的。看着什麼都可笑，也看着什麼都可悲。她暈頭暈腦，糊糊塗塗，一會兒像個老人，一會兒像個小孩，她完全變成另一個人，只有過路的人，才圍着她，看着好笑。村裏人見了她，就嘆氣，不敢看她，把臉背過，爲她落淚。村裏人好心腸的，差不多都爲葵花哭過，嫂子大娘們到了一堆，就說道：

『唉！葵花好命苦噢！』

『可惜了這個好人噢！』

『攆着這種年景，世道，在這地方，人不瘋了，錯過死了。』

『我看，人要見了葵花這個樣，就是鐵石也該感化了。』

因此，就暗暗罵金保，咒金保不得好死。

金保不一樣，平常在街上碰見葵花，瘋瘋癲癲，他却生氣，他對衆人說：這女人在村裏這樣，是搗亂村規，不好看，不勝趁早把她扔到園後枯井裏。衆人說，這可萬萬不能幹，好歹這還是個人命。

過了半年，葵花就瘦的不成人樣了，兩眼深陷，淌着眼屎，黃鼻涕流到嘴唇上，頭髮亂着，簡直像個大鷄窩，臉上又乾又黃，走起路來，慢慢的，彎着腰，一歪一歪，活像一個要了半輩子飯的老女人，後晌見了，能把人吓一跳。見天日頭快落了，她就坐在門口嗚叫：

「噢！快回來，那裏去了……。」一喊喊到天黑，村裏人聽見，都知道她喊的是小拴，都聽着難過。一到半夜，她就在門口哭，哭的人頭皮都是冷森森的。以後村裏的小孩哭了，哄不住，只要一說：「你再哭，我叫葵花來哭了。」小孩就悄悄的不敢再哭。

這時節，小拴娘已經沒法過！要了飯，見天就靠要點雜食，回來養活兒媳婦。

可是小拴一直還沒有消息，到底不知這人在世不在世，又過了一年，這一天，忽然村裏回來一個人，是從太行山根據地回來的，他對小拴娘說：前半月，在遼縣碰見小拴哩，他說，小拴從家出去就參加了八路軍，現在已經當了連長，前半月，敵人掃蕩遼縣，他往山上給八路軍送子彈，在山上，碰見了小拴，小拴正在帶着一連人向日本衝鋒，後來，小拴掛了重彩，抬下來了，在担架上，小拴向他招手，叫他過去，他過去，小拴對他說：「你不回去不說了，要回去的話，你見了我娘和我女人說：我還活的好好的，很快樂，不要說我掛彩的話，我傷的不要緊，等把鬼子打走了。我就回去了。」

小拴娘，聽着哭着，後來把這話說給了葵花，葵花哭着問她娘，他在那裏，她娘怕